



關於「朝鮮王朝與清宮藝術交會」特展的朝鮮陶瓷

■ 林容伊

此次承蒙本院姊妹館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與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慨允借出典藏的朝鮮陶瓷精品，其囊括了豐富的面向，之中甚至包含多件首度海外借展的經典名品，搭配院藏少數朝鮮陶瓷，得以描繪出朝鮮陶瓷大致的發展輪廓，並藉此傳達朝鮮陶瓷之美，以饗臺灣觀眾。¹

朝鮮陶瓷的概貌

韓半島上的朝鮮王朝（1392-1897），在五百年漫漫光陰之中，積累了數不盡的文化精粹與人類歷史遺產。此次「朝鮮王朝與清宮藝術交會」特展，特別著重於被譽為朝鮮王朝「文藝復興」的十八世紀，並將時代向前（十七世紀）與向後（十九世紀）延伸一些，藉由這段平穩而欣欣向榮的時期，展現朝鮮文化能量最豐沛的一個切片。而若要談論朝鮮文化的精髓，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面向，便是朝鮮陶瓷，它不僅是產業技術與美學的結晶，展現當代生活的面向與好尚，許多人更以為其反映了時人的信念，是文化精神的象徵。

朝鮮時代盛行儒家思想，崇尚清白簡樸，因此廣泛運用在正式儀禮場合與日常生活的陶瓷，也以白瓷為大宗。朝鮮白瓷的產製主要由官方主導，十五世紀中後期在京畿道廣州設立了掌管官窯營運的機構——司饗院分院，一直持續到1883年為止。為了製作出精良的白瓷，官方花費許多心力在全國普查合適的白土原料，改良製作技術及匠役制度。雖然官窯專門製作宮廷用器，但因僅憑官方資源不足以維持營運，故也在官方默許下私營民間生意，因而呈現了部分民間喜好的式樣。²

以白瓷為基礎，加上青、紅、褐等彩料，就成為青花、釉裡紅、鐵繪瓷器，故而在韓國，這些釉下彩瓷皆屬於「白瓷」的一員。十八世紀時，由於社會穩定繁榮的影響，促使瓷器逐漸脫離講求素樸的制約，增加了彩繪的應用，裝飾漸趨華麗；到了十九世紀，成熟的彩繪結合透雕技法，呈現更加熱鬧多元的氛圍。以下針對朝鮮陶瓷的幾個主要類別，兼及時代序，對展出作品進行介紹。

朝鮮王朝的精神象徵——清輝如月的白瓷

如前述，朝鮮王朝喜好素淨的白色，可能與其推崇儒家簡樸修身、潔身自好的信念有關，這點不僅反映在人們衣著的顏色，也彰顯在陶瓷器上。不過，雖然同樣稱為白瓷，不同作品之間，由於胎釉所含的金屬氧化物成分和比例，以及燒造時窯爐構造與燃料所導致的空氣含氧量多寡等因素，往往展現從暖黃、純白到青灰等豐富多元的色調變化，有時甚至可以成為推定製作年代的參考要素之一。

展覽展出一件時代較早的〈白瓷玉壺春瓶〉（圖1），器形近似十六世紀的器式，而偏暗的青灰釉色，則令人聯想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中後期的特色。這段時期接連發生日本入侵的萬曆朝鮮之役（1592-1593、1597-1598，韓國稱為「壬辰倭亂」及「丁酉再亂」，日本稱為「文



圖1 朝鮮時代 16至17世紀 白瓷玉壺春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瓷 001336



圖 2 〈白瓷玉壺春瓶〉器底



圖 3 朝鮮時代 18 世紀前半 白瓷八方罐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住友集團捐贈 / 安宅收藏) 00073 六田知弘攝影



圖 4 朝鮮時代 18 世紀 白瓷葫蘆形瓶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坂本和子氏捐贈) 01362 六田知弘攝影



圖 5 朝鮮時代 18 世紀後半 白瓷月壺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Asian Art Museum, Bequest of June Arney Roadman, F2011.12.4

祿慶長之役」)，以及後金入侵朝鮮的丁卯之役（「丁卯胡亂」，1627）、清朝入侵的丙子之役（「丙子胡亂」，1636）等幾場戰爭，社經狀況大受影響，一般認為可能也反映在陶瓷

製作的品質上。值得一提的是，這件作品器底有民國初年點檢時鈐蓋的「奉天省查驗」及「內務府查驗」等印章（圖 2），可知其原來貯藏於瀋陽盛京行宮，是難得的清宮舊藏朝鮮白瓷。

除了色調變化，單色的白瓷更能凸顯器形的設計與張力，例如〈白瓷八方罐〉端整而乾淨俐落的八方器形（圖3）；其先經轆轤拉坯製作成基本的圓罐造型，再一切削出稜面。研究指出，旅居當時廣州官窯所在地的文人李夏坤（1677-1724），創作不少記錄見聞的詩作，當中曾述及「八面唐壺真好樣」，可知八方形壺罐的器式應是從中國傳入，並且朝鮮官窯於十七世紀後期便開始製作。³ 本件作品呈微泛暖黃的乳白釉色，是十八世紀朝鮮白瓷常見的發色，在視覺上增添了溫雅可愛的氣息。而除了乳白之外，當時也燒製出不少釉色純白的作品，例如色調乾淨淨美的〈白瓷葫蘆形瓶〉（圖4）；其洗鍊優雅的造型，是以上半部的膽瓶造型，以及下半部的圓壺造型接合而成，據考察，此種製作方式出現於十八世紀前半。⁴

朝鮮白瓷之中，不論是器形或釉色，公認最能反映其美學與文化精神的作品則非〈白瓷月壺〉莫屬。（圖5）這類作品流行於十七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又稱為「白瓷大壺」、「白瓷圓壺」，以兩個大鉢上下接合成渾圓的器身，

再加上口部與足部，釉色從潔白到泛青灰色調不等。二十世紀中期，韓國著名藝術家金煥基（1913-1974）等人將它的造型與美感比擬清白皎潔的滿月，謂為韓國美術的精神象徵，不僅月壺之名應運而生，此後亦成為許多韓國藝術家靈感的泉源。⁵

質樸野逸的朝鮮鐵繪

「鐵繪」是一種陶瓷裝飾技法，以富含氧化鐵的彩料在釉下彩繪紋樣，燒製後的發色呈黑褐色，韓國稱為「鐵畫」。雖然高麗時代（918-1392）時常以此技法裝飾青瓷，朝鮮初期卻不常見到鐵繪作品，一般認為可能是由於當時較偏好青花瓷的緣故。但是到了十七世紀，時值明清易代、支持明朝的朝鮮王朝對清關係不佳，以及丁卯、丙子之役等因素，無法從中國進口鈦料製作青花瓷，使得白瓷鐵繪作品盛行了起來。

此次作為代表展出的〈鐵繪虎鷺紋罐〉（圖6），是朝鮮白瓷鐵繪作品當中的經典名品。青中帶黃的釉色，寬扁而經切削的唇口，



圖6 朝鮮時代 17世紀後半 鐵繪虎鷺紋罐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住友集團捐贈／安宅收藏） 00476 六田知弘攝影



圖 7 朝鮮時代 18 世紀中葉 青花龍紋罐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住友集團捐贈 / 安宅收藏) 00690 六田知弘攝影



圖 8 朝鮮時代 18 世紀中葉 青花龍紋罐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李秉昌博士捐贈) 01648 六田知弘攝影

還有肩腹交接處略呈折角而後弧形下收、宛若算珠的器形，以及直徑較小的圈足等特徵，呈現十七世紀中後期典型的特色。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其乍見粗獷放逸卻生動傳神的筆繪，無論是炯炯有神又逗趣可愛的老虎、線條優雅的鸞鷲及荷花，以及迎風搖曳的竹子，幾筆勾勒之中，均展現出盎然生機。

華貴妍美的朝鮮青花

以氧化鈷作為呈色劑的藍彩進行釉下彩繪，稱為青花，在韓國習稱「青畫」。朝鮮王朝的鈷料須從中國進口，價格不斐，青花瓷因而被視為奢侈品，為了禁奢，王室亦曾屢次下令限制民間使用。十八世紀的朝鮮王朝，局勢穩定，經濟文化繁榮發展，加之對清關係改善而重新取得

鈷料來源，恢復了青花瓷的製作；同時隨著社會風尚的轉變，裝飾愈加豐富精美且多樣化。

本次十分難得能同時展出兩件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典藏的〈青花龍紋罐〉（圖 7、8），其高達 55 ~ 56 公分，氣勢雄渾，製作難度相當高，再加上精緻富麗的紋樣，體現出卓越的工藝水準。朝鮮王朝留下不少記錄王室活動與儀式規範的「儀軌」，其中許多宴會場面皆擺設了成對的「樽花」，亦即插飾在大罐裡的大型花藝作品。這些大罐有的是白瓷，有的則是描繪了雲龍紋的青花瓷，其器形與紋樣布局皆與展出作品非常相近；此外除了花器，像這樣直廣口，肩腹渾圓，器身修長，足部略為外撇的罐子，也可能加上蓋子，作為盛酒的「酒樽」使用。以釉下彩描繪的龍和雲氣作為主紋的大罐，



圖9 朝鮮時代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 青花龍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瓷 000120

在朝鮮時代的文獻記載中有時稱為「龍樽」，是宮廷儀式重要的用器。現存最早可見十六至十七世紀生產的青花龍紋罐，以及十七世紀（可能因缺乏鈷藍料而製作的）鐵繪作品，此次亦

展出院藏的〈青花龍紋罐〉（圖9），相較於十八世紀龍紋罐，該作品的器形、紋飾描繪與青花發色都略有細微差異，可能為稍晚一些的製品。⁶

氣派華美的作品之外，展出的〈青花開光草花紋八方罐〉（圖10），也是十八世紀朝鮮青花非常貴重的逸品，據目前所知包含展出作品在內，同類傳世品世界上僅存二件。四瓣花形開光內，以纖細飄逸的筆觸，描繪清新可人的草花，朝鮮青花中如此自然風雅的作品，在日本稱為「秋草手」，廣受喜愛。或許肇因於仍然講求素樸的社會風氣，十八世紀的青花瓷紋樣，整體來說往往還是像本作一樣餘白較多，儘管如此，卻別有一番文雅韻致。

青花瓷中，還有一件值得留意的作品〈青花八方罐〉（圖11），器肩以青花簡筆描繪纏枝花葉，筒形器腹切削成八方形，各面飾雙圓框，內書「福、壽、寶、宸、寶、壽、興、之」等文字，施釉不及足，釉面雜質較多。其品相與紋飾令人聯想《承政院日記》英祖三十年（1754）的紀錄，內容提到廣州官窯有私造賣給士大夫家的產品，其上多用青花書寫「福」、「壽」等字。⁷



圖10 朝鮮時代 18世紀前半 青花開光草花紋八方罐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安宅昭彌氏捐贈） 01384 六田知弘攝影



圖11 朝鮮時代 18世紀 青花八方罐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Asian Art Museum,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B64P46

鮮麗討喜的朝鮮釉裡紅

釉裡紅，是以氧化銅作為呈色劑的彩料彩繪後再以還原焰燒成，故韓國稱之為「銅畫」。燒製時須將溫度控制在一個較小的區間才能發色漂亮，製作難度較高。由於朝鮮王朝初期重視儉約，抑制華麗的色彩，直到十八世紀以後才出現較多釉裡紅作品，且紋飾時常為虎、鶴、松樹、荷花等被認為具民畫風情或佛教相關的紋飾，如〈釉裡紅松鶴紋罐〉即以奔放的筆法繪寫松樹與立鶴（圖 12），故而一般多推定為民間訂製。⁸ 青花釉裡紅在燒製時對顏色的掌握可能更為不易，其上所見的釉裡紅往往泛灰或發色淺淡；展出的〈青花釉裡紅花蝶紋罐〉釉面雜質較多（圖 13），釉色灰青，以釉下青花與銅紅彩描繪的折枝牡丹及蝴蝶紋樣十分討喜，筆法與布局簡練放逸，亦有可能為民間訂製品。



圖 12 朝鮮時代 18 世紀 釉裡紅松鶴紋罐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住友集團捐贈／安宅收藏） 00321 六田知弘攝影

臻至圓熟的十九世紀

經過十八世紀蒸蒸日上的發展，十九世紀的陶瓷在造型、色彩和裝飾技法的使用上明顯更為自由奔放，組合也愈加繁複多元，營造出更為華麗的視覺效果。譬如〈釉裡紅多面體瓶〉不僅整件施掛艷麗的銅紅彩（圖 14），造型也大膽且精巧費工，器身以 12 片五方形泥板接合而成，每個面都刻劃了細密的五方形螺旋劃花，上接切削成五方形的長頸。⁹ 又如〈藍地白花唐草紋雙耳方瓶〉亦豪氣地採用鈷藍料為地並畫滿唐草紋（圖 15），以前一個世紀的眼光看來或許會覺得不可思議；器身採四面接合而成，器肩兩側貼飾一對表情詼諧、姿態靈動的松鼠形繫耳，並以劃花刻畫鬍子與毛髮細節；鼠或松鼠帶有子孫繁茂的意涵，是東亞地區喜愛的裝飾母題，大量出現的吉祥紋樣與裝飾，也是十九世紀朝鮮陶瓷的特色之一。



圖 13 朝鮮時代 18 世紀 青花釉裡紅花蝶紋罐 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Asian Art Museum,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B60P1156



圖 14 朝鮮時代 19 世紀前半 釉裡紅多面體瓶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住友集團捐贈 / 安宅收藏） 00275 六田知弘攝影



圖 15 朝鮮時代 19 世紀 藍地白花唐草紋雙耳方瓶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住友集團捐贈 / 安宅收藏） 00410 六田知弘攝影



圖 16 朝鮮時代 19 世紀前半 青花透雕龍紋紙筒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李秉昌博士捐贈） 01355 六田知弘攝影



此時的製瓷工藝出現了比青花瓷價位更高的裝飾技法——透雕，其需在瓷坯陰乾至半乾時進行雕刻，雕刻過程中還需用濕布保持合適的乾濕度，既耗時又費工。¹⁰〈青花透雕龍紋紙筒〉器身透雕菱花形開光及雲龍紋（圖 16），雕刻

的呈現方式與木雕相仿，龍身有力地扭轉，怒目而視，口吐火焰，緊扣龍珠的肢爪也為畫面增添許多張力，並以青花描繪的細節強化立體感，場面魄力十足，展現陶工精湛的造型力。



圖 17 朝鮮時代 19 世紀 青花釉裡紅石竹紋筆筒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李秉昌博士捐贈） 01357 六田知弘攝影



圖 18 朝鮮時代 17 至 18 世紀 鐵繪草葉紋寶珠形水滴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01060 六田知弘攝影

朝鮮陶瓷所見的文房用具

展覽中，有一批配合著書畫作品展出的陶瓷文房用具。同屬東亞文化圈的朝鮮時代文人，書寫和繪畫的文具也與古代中國十分相似，從所謂的文房四寶：毛筆、紙、墨、硯臺，乃至筆架、筆筒、水滴、調色盤等等一應俱全。這些朝夕切身相伴的用具，實用之餘，也往往兼具賞心悅目的功能，如〈青花釉裡紅石竹紋筆筒〉（圖 17），一側以釉裡紅勾勒湖石、石竹及天牛，另一側則繪寫蘭花、果莢及蜻蜓，花葉與昆蟲皆以沒骨筆法細膩地描畫出特徵，發色難以控制的釉裡紅，深淺不一、灰紅錯落的色調，反而增添了自然變化，妍美而不失其雅。從傳世的十八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朝鮮冊架圖可見，筒形器時常用來盛裝毛筆、紙捲、書畫卷軸、摺扇等物品。¹¹

朝鮮陶瓷文房用具中，又以水滴最富特色，幾乎可說是集當代製作技術與風格好尚於咫尺方寸之間。水滴也稱硯滴，用來貯水，置於桌

案以便磨墨時添水與調整濃淡，是書寫及繪畫時不可或缺的文具，而其往往精巧別致的設計，也供文士餘暇時把玩怡情。朝鮮陶瓷水滴，時常活用雕塑及模印技法，創作出生動趣味的動植物、山石、家屋等造型，有的則結合了筆筒與水滴的功能；色彩上，則以白瓷為地，取青花、鐵繪、釉裡紅點染上色或描繪山水、人物、詩文、花卉。

寶珠形（圖 18）及丸形（扁圓造型，圖 19）是朝鮮水滴常見的樣式，從朝鮮初期就開始流行，展出的〈青花詩文丸形水滴〉頂端以青花書寫：「河濱遺賢（法）歷周秦，吞吐（吐納）清波兩穴因，形靜（似）玉山心樂（貯）水，孰如其智孰如仁」，據研究者考察，其字句基本同於朝鮮文臣李瑞雨（1633-1709）收錄在《松坡集》的佚名詩作。內容除了引用《論語》的「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也援引了「河濱遺範」的典故：虞舜在河濱做陶，因其無私而德誠，所造之器皆端整無暇；後世除了以此指稱陶藝



圖 19 朝鮮時代 18 世紀 青花詩文丸形水滴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01102 六田知弘攝影



圖 20 朝鮮時代 1783 青花鐵繪葡萄山水紋八方形水滴 「癸卯六月日分院」銘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01104 六田知弘攝影

精絕，也將陶瓷與德行連結起來。¹²

朝鮮水滴當中，不乏造型與裝飾結合繁複技巧的華麗作品，例如〈青花鐵繪葡萄山水紋八方形水滴〉。（圖 20）器表各面繪飾青花，頂面以優雅的筆觸繪寫葡萄，器身八面則細緻地描畫中國湖南瀟水與湘水流域著名的「瀟湘八景」，此一畫題發源於宋代，其後傳入東亞各國，備受文人喜愛。把手與流口處貼塑兩隻瑞獸「海駝」（即獬豸），以鐵繪和青花細心妝點毛髮，姿態和表情十分俏皮可愛。除了做工精巧，器底更以青花書寫「癸卯六月日分院」銘款，明確記錄其作於 1783 年的廣州分院里窯址。¹³

除了以青花在器表描繪景致，〈青花山形水滴〉（圖 21）以深刻刀法營造出衆多嶙峋的山峰層巒疊嶂的樣貌，其間高低坐落著樓閣寺觀，山頭與屋瓦皆以青花暈染，增添蒼秀之感，鮮明扼要地呈現出名山金剛山奇絕而秀麗的景致；十八世紀的朝鮮畫家開始繪寫、記錄實地所見的風景，文人間也興起旅遊之風，其中金



圖 21 朝鮮時代 18 至 19 世紀 青花山形水滴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01017 六田知弘攝影

剛山不僅成爲熱門的繪畫母題，亦凝縮爲文士案頭可觀、可遊、可把玩的立體山水。

結語

繼「尙青—高麗青瓷」特展（展期 2015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8 年 3 月 11 日）展出高麗王朝的青瓷之後，¹⁴ 本次又得以展出朝鮮王朝的

白瓷，如此便集成了韓國陶瓷史最重要的兩個時代與品類，對其發展可以有比較通盤的理解，尤爲難得的是，其中包括許多重要的名品，如有機會請一定要親臨現場，領略朝鮮陶瓷引人入勝的風華。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註釋：

- 展覽選件承蒙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小林仁學藝課長代理、鄭銀珍主任學藝員惠賜諸多建議，謹申謝忱。此外，關於大阪借展的各展件相關內容，主要參考著作爲：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東洋陶磁の展開》（大阪：財團法人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1999）；MOA 美術館等編，《心のやきもの李朝—朝鮮時代の陶磁—》（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2002）；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朝鮮時代の水滴—文人の世界に遊ぶ—》（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6）。
- 방병선 (方炳善)，《한국도자제작기술사 (韓國陶瓷製作技術史)》（坡州：方炳善，2022）；金英媛，〈鮮王朝의 高宮瓷器 — 以王室瓷器爲中心〉，《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 年 6 期，頁 49-63。
- 방병선 (方炳善)，《한국도자제작기술사 (韓國陶瓷製作技術史)》，頁 423-424。
- 片山まび，〈白磁·瓢形瓶〉，收入 MOA 美術館等編，《心のやきもの李朝—朝鮮時代の陶磁—》，頁 177。
- 據學者考察，雖無法確定功能，但有可能用來儲存諸如蜂蜜等液體類食材，詳參김규림 (金揆林)，〈조선 17~18 세기 백자원호 (白瓷圓壺)의 조형과 성격 (朝鮮 17~18 世紀白瓷圓壺的造型和性格)〉，《한국문화연구 (韓國文化研究)》，36 期 (2019.6)，頁 153-180；《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官方網站文物說明：<https://searchcollection.asianart.org/objects/19130/globular-jar-moon-jar?ctx=24adf45448fb5deee55d8bcf98e4e3b84554f236&idx=0>（檢索日期：2023 年 10 月 27 日）。
- 鄭銀珍著，翁宇雯譯，〈高麗與朝鮮時代的賞花和插花〉，《故宮文物月刊》，428 期 (2018.11)，頁 34-35；방병선 (方炳善)，《왕조실록을 통해 본 조선 도자사 (通過王朝實錄看朝鮮陶瓷史)》（首爾：高麗大學，2005），頁 172、238-247；蔡玫芬、翁宇雯，《藍白輝映—院藏明代青花瓷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 314。
- 器腹文字由王健宇先生協助釋文，特此申謝；關於《承政院日記》的內容，參考自방병선 (方炳善)，《왕조실록을 통해 본 조선 도자사 (通過王朝實錄看朝鮮陶瓷史)》，頁 239-240。
- 姜敬淑著、山田貞夫譯，《韓國のやきもの》（京都：淡交社，2010），頁 161；방병선 (方炳善)，《한국도자제작기술사 (韓國陶瓷製作技術史)》，頁 618-619。
- 十九世紀的朝鮮陶瓷對多面體造型的興趣，或可聯繫至明清中國的多面體器形，甚或是置於西洋幾何學傳入東亞的脈絡下理解，詳參余佩瑾，〈多面體造型及相關問題——以清乾隆朝玻璃胎畫珐瑯黃地福壽八楞瓶爲例〉，《美術史研究集刊》，46 期 (2019.3)，頁 51-115；英家銘，〈韓國數學家南秉吉對「角」的概念與「相似形」的理解〉，《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13 期 (2009.12)，頁 1-14。
- 방병선 (方炳善)，《한국도자제작기술사 (韓國陶瓷製作技術史)》，頁 689-692。
- 關於朝鮮冊架圖目前最完善的整理與研究，請參考李定恩，〈十八、十九世紀中韓新文物陳列圖像之傳播——以冊架圖爲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20）。
- 鄭銀珍，〈朝鮮時代の文人趣味と水滴〉，《朝鮮時代の水滴—文人の世界に遊ぶ—》（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6），頁 129-135、149；謝明良，〈關於河濱遺範〉，《故宮文物月刊》，432 期 (2019.3)，頁 96-107。
- 關於瀟湘八景在東亞的流布，詳參板倉聖哲，〈作爲東亞圖像的瀟湘八景圖——十五世紀朝先前期文人所見到的東亞瀟湘八景圖〉，《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臺北：允晨文化，2011），頁 167-190；衣若芬，〈東亞共同母題的文化意象〉，《東亞觀念史集刊》，6 期 (2014.6)，頁 35-55。
- 余佩瑾、王明彥編，《尙青—高麗青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5）。

人氣國寶

Masterpiece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三〇二展廳

20 11.7 一

20 2.4 日

OUR
BELOVED
TREASURES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